

风雨亭随想

■刘忠全

很早之前就有一个愿望，如果到了西湖一定要到西泠桥畔寻找纪念秋瑾烈士的风雨亭。这次到西湖，初经西泠，偶然到一个绿树掩映中的朱红翘角八角亭去歇脚，不想就是风雨亭了。它比我想象中的亭要堂皇得多，显然是新近修复的。

风雨亭在栖霞山下西泠桥西侧湖滨。原来秋瑾墓也在近处，后来秋瑾墓与徐锡麟等人的墓同迁往鸡笼山，西泠只留下了风雨亭。现在的亭，颇为宽敞，四周有栏。坐在亭内凭栏而望，亭前碧波千顷，对面就是秀丽的孤山，山上西泠印社扶疏的花木、参差的亭阁，山下新修复的放鹤亭，尽入眼帘。举目远眺，白堤和独孔如虹的断桥历历在目，这样的住所足以引起人们对秋瑾烈士的怀念和遐想。

秋瑾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妇女，生于1877年（一说1879年），1907年牺牲时年仅31岁。她出生于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之家，熟读诗书，又能骑马击剑。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，在已经结婚之后，毅然摆脱封建家庭的羁绊，外出游学，两次东渡日本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。她在一首赠日本友人诗中写道：“万里乘风去复来，只身东海挟春雷。忍看图画移颜色，肯使江山付劫灰。浊酒不销忧国泪，救时应仗出群才。拼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”充分表达了只身东渡、投身革命的心境。

杭州是秋瑾从事革命活动常到的地方，她数次到南屏山麓的白云庵参

加秘密集会。据说当时庵里有位得山和尚和他的徒弟早已是革命党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得山和尚功成身退，隐居于海宁古刹。我们也曾漫游南屏山麓，想寻找秋瑾、得山的遗踪，可惜南屏山一带的古迹尚未修复，白云庵的旧迹难寻。

秋瑾生前极爱孤山的梅花，留有咏梅诗十章，其中两章说：“一度相逢一度思，最多情处最情痴。孤山林下三千树，耐得寒霜是此枝。”“冰姿不怕雪霜侵，羞傍琼楼傍古岑。标格原因独立好，肯教富贵负初心？”她以诗言志，咏物寄情，把自己不畏艰辛、追求革命的初衷抒发得淋漓尽致。现在孤山仍是梅树成林，可惜时值中秋，梅树尚未着花，见不到寒梅斗雪、暗香浮动、疏影横斜，但远望葳蕤树影，近观枝枝挺

立，依旧是当年鉴湖女侠吟咏的标格！

秋瑾身后是留有儿女的。记得曾为秋瑾营葬西泠的好友吴芝瑛写过《返钏记》，记述秋瑾起义前向吴筹借经费，并把手镯留给吴做纪念。以后秋瑾的女儿王灿芝长大，吴把手镯还给灿芝。吴芝瑛返钏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，那时灿芝风华正茂。灿芝以后曾在美国学航空、法律，晚年居住台湾，写过《秋瑾传》却一直没有发表的机会，1967年在台湾去世。灿芝有一独生女儿现在上海某小学任教，据说面容酷似外祖母，正在开拍的电影《秋瑾传》曾打算请她饰演秋瑾，因为她身体不好而作罢。

人生易老而湖山难老，愿巍巍的风雨亭和秋瑾的精神与湖山同在！



窗外

■王泉滔

我在急诊科工作近十年，急诊科的工作除了急和瞎忙，也没啥特色。病人到来尽心竭力地抢救，殁就殁了，再不情愿，也难违人生定数；生命顽强者，病情稳定后转入专科进一步治疗，急

诊科也只有祝福病人早日康复的份儿。

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在四楼，收治的危重病人往往都在这里。大楼紧临沙颍河，我有个爱好，每次到四楼处理好医嘱，和病人家属沟通妥后，要再次回到病人床旁观察一会儿，再做别的事情。走前，我常常站在窗前眺望，一年四季每天都能看到生命的绿色，沙颍河岸的那一抹绿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元旦伊始就有一场白雪在夜间悄悄地降临。清晨，我再次倚窗望

外，沙颍河岸上的那一抹绿仍未被皑皑雪霰覆盖，好像比先前更绿了些，一群

鸟在围着绿色歌唱。回头看躺在病床上的人，生命的绿色似乎正在变淡，甚至消失在亲人的视野里。我自忖：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心灵打开一扇窗，吐故纳新，让绿色永驻呢？

有人说，人无难处不掉泪。既然自伤，一定是自以为峭崖绝路了。是呀，我在急诊科多年太理解这类病人了。人生一路，风景各异，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也有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顺境易过，逆境难行，想必人人不能免俗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在人生征途上，快乐自不必说，但愿人人“行到水穷处”，都能“坐看云起时”。窗外的风景永远是美好的，那一抹绿色就挂靠在窗前的长藤架上，每天清晨不要忘记打开窗阁看一眼哟。

两个电话(外一首)

■王双贤

看完电视台的天气预报
我给南方求学的女儿打去电话
明天要降温
别忘了加衣服

不一会儿
母亲从北方老家打给我电话
冷空气来了
别忘了加衣服

寒流将来时
我想到的是寒流未到的南方
却忘记了寒流已到的北方
人是否都这样

致早恋者

路边有柿树一棵
枝头挂满青柿子
顽皮少年随手摘一个
啃了一口扔在路上
呀 又酸又涩的青柿子
差点倒掉我的牙
行人踢来又踢去
这是谁扔的青柿子

待到秋天经霜后
树上坠满红柿子
啊 甘甜又爽口

